第 一 章

家族 身世 人生道路

一 动荡中国中的宋氏家族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宝岛,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浩瀚的南中国海北部。岛上峰峦叠翠,河流纵横,具五岳之雄奇,有苏杭之秀美。横贯全境的五指山,像造物主的一只巨手,赐与人们丰饶的矿藏和物产;万泉河像母亲流不尽的乳汁,滋润着两岸的万顷良田,养育着这里勤劳的人民。海南岛东北部有个文昌县,本书主人公宋氏三姐妹的父辈就生活在那块水光山色,旖旎多姿,花草繁茂,四季水果飘香的土地上。

海南岛本是一块美丽富饶之地,可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加上连年的战乱天灾,竟使这块富饶的土地养育不起自己的儿女。鸦片战争以后,苛捐杂税极其繁重,官吏腐败,民不聊生。迫于贫困、饥饿和战乱,许多青壮年男子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流落到东南亚、夏威夷、美洲、欧洲等地,谋求生路。列宁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①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故土,远走异国他乡的。

宋嘉树,号耀如,1866 年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宋嘉树本姓韩,父亲韩鸿翼亦耕亦商,为人宽厚,热心公益事业,为乡人所敬重;母亲王氏,端庄文静,略通文字。韩鸿翼夫妇共

①列宁:《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453 页。

生育三个儿子,长男韩政准、次男韩教准、三男韩致准。韩教准即后来的宋嘉树。

韩教准的叔父韩鹏翼,娶同县宋氏为妻。韩教准早年过继给堂舅——宋夫人之弟,就改姓宋,后来他成为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创始人,而其本姓‘韩’却被人们遗忘了。

韩教准幼年时，由于父亲韩鸿翼热心公益事业，又不善于理财，最后耗尽了祖传家业，加之又染上久治不愈的疾病，因而家境日渐窘迫，乃至一贫如洗。母亲王氏虽是小脚，仍然带着子女下地劳动，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在家境窘困、食不果腹的情况下，1875 年夏天,年仅 9 岁的韩教准随哥哥一起到马来西亚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订立三年期限的契约。1878 年春,韩教准到美国谋生的堂舅回文昌探亲,见到韩鸿翼,说他在美国经商站稳了脚跟,生活不错,但膝下无子,经商缺少帮手，生活也寂寞，要求韩鸿翼把二子教准过继给他。由于家境贫困,韩鸿翼答应了。同年夏天,韩教准的堂舅返回美国,途经马来西亚,将 12 岁的韩教准带到了美国波士顿。从此,韩教准过继给堂舅,改名宋嘉树,在继父开的丝茶店里作帮手。

宋嘉树从小就是一个聪明大胆的孩子,到波士顿不到一年,由于受到美利坚民族进取和冒险精神的熏陶，加上在波士顿这个大商埠、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大开了眼界，他已不再满足于堂舅为他安排的丝茶店小店员的命运，而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

一个偶然的机会,宋嘉树认识了两个大清国派出的留学生,一个是来自上海的牛尚周，一个是来自广东的温秉忠。这二人见宋嘉树聪明伶俐，便鼓励他设法在美国求学，将来好谋一份理想的职业。能在异国他乡见到自己的同胞，宋嘉树感到十分高兴。特别是牛尚周 12 岁便考入留美预备学校的经历,使他非常羡慕。从此,求学的欲望像火一样烧灼着这位少年的心

终于,他下定了决心,向继父提出了在美国求学的要求,但这位作小商贩多年，棱角早已被磨圆了的继父根本无法理解他的勃

勃雄心。继父觉得,只要嘉树能继承他的家业,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商人,他就心满意足了。由于继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宋嘉树悄悄地逃跑了。

宋嘉树跑到停泊政府船舶的码头,偷偷溜进一艘名为“斯凯勒·考尔法克斯”号缉私船上躲藏起来。但他很快就被发现了,并被带到了船长面前。船长查理·琼斯是一个外表粗野的海员,其实却是一个内心善良的教徒。他被这个东方小男孩的胆量感动了,同意这个小家伙在船上当伙计挣饭吃。

于是,宋嘉树便在这艘船上当上了杂役。他以自己勤奋的劳动和温和幽默的气质博得了船长与船员们的好感和喜爱。同时,他向船员学会了用细绳编制吊床的技术,业余时间勤奋地编制吊床出售,攒下钱来准备将来上学。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船长,船长答应帮助他。

不久,船长的一位在南方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港卫理公会的朋友罗杰·穆尔看中了宋嘉树,并把他介绍给了卫理公会的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这位日夜梦想着实现基督教‘拯救’全世界的牧师对宋嘉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希望把宋嘉树培养成到中国传教的牧师,使这个“灵魂得救”的异教徒回去后布讲福音,感化他的人数众多的异教徒同胞。1880年11月7日,在里考德牧师的主持下,宋嘉树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为了报答查理·琼斯船长的恩德,他以‘查理·琼斯’为自己的教名。

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一个14岁的孩子,没有惊人的胆略和冒险精神,是不可能作出这种抉择的。而正是这个抉择,为宋嘉树自己和日后他的三个女儿在美国的求学开辟了道路,从而也为三姐妹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81年4月,在教会的帮助下,宋嘉树进入北卡罗来纳州内陆城市达勒姆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这所大学的创始人——靠经营达勒姆金牛烟草发家的慈善家朱利安·卡尔答应资助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后,根据教会的安排,宋嘉树转到田纳西州纳

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

1883 至 1885 年，宋嘉树在万德毕尔特大学学习了整整三年，不仅获得丰富的知识,还结交了许多忠实的朋友,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宋嘉树对他在异国的学习生活感到满意和愉快，但他并非乐不思蜀,而是经常怀念故乡和亲人。他天真地认为基督教真能帮助他拯救祖国,因而学习格外努力,对回国传教也充满信心。1883 年 7 月 27 日，当他得知教会已决定他毕业后回上海工作时，他高兴地给在上海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扬·艾伦(林乐知)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

> 我不知道我要在美国待多久，但是，当我结束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以巨大的热情侍候上帝。我们最后就能够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尽了力,从今以后我将得到美满的生活。"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一切工作。①

1886 年 1 月,宋嘉树抵达上海,回到了昼思夜想的祖国。正当他在祖国的大地上亟待施展才华时，他才痛苦地发现中美关系中阴暗的一面 美国殖民者与其他殖民者一样欺压中国人民,特别在租界中暴露得更加明显。不仅如此,他的顶头上司、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也毫不掩饰对这位新来的部下的歧视，他认为宋嘉树智力低下,不配享受与美国传教士同等的地位和薪水 他不让宋嘉树去探望十年未见的亲生父母；更为荒唐的是，在出入教堂时，还规定外国牧师走前门,中国牧师只能走后门。因此,宋嘉树回国后的头几年,生活十分穷苦,精神十分压抑。

①辛慕轩等：《第一夫人》,香港海峡文化事业公司版,第 47 页。

就在这时,宋嘉树的命运突然起了变化。一天,他在大街上蹓跶时，碰到从波士顿留学回来的牛尚周。牛同情他的处境，决定帮助他。牛尚周觉得有一个为宋嘉树排解忧愁的好办法，那就是让他尽快成家。正巧牛的妻子是余姚牧师倪蕴山的长女倪桂金，他的留美同学温秉忠娶了倪蕴山的三女儿倪桂英，而倪蕴山的二女儿倪桂珍仍待守闺房，只因小时生病没有裹足，这在当时要找一门合适的婆家颇不容易。于是牛尚周自告奋勇,充当了“ 假洋鬼子 ”与大脚姑娘之间的媒人。1887 年夏天,21 岁的宋嘉树与 18 岁的倪桂珍在上海监理会新教堂举行了婚礼。从此，宋嘉树的命运开始了第二次转机。

倪桂珍是浙江余姚县人，出生于上海。宋家子女曾经说过,她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最早的天主教徒徐光启的后裔，她的母亲就是徐家人。倪桂珍的父亲倪蕴山是一个学者，对法律学的造诣颇深，有类似法律顾问那样的职位。倪蕴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开明，对自己的子女都给予新式教育，从小聪明伶俐、活泼好动的倪桂珍，更得到双亲的特别喜爱和精心培养。她三四岁时就开始读私塾，八岁入小学,14 岁考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培文女子高等学堂,17 岁毕业。中学毕业后,因学习成绩优异,倪桂珍被留在培文女校任教员。她是一位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女性，非常热心慈善事业和教会活动，同西方教会的许多教徒结为朋友。

倪桂珍与宋嘉树结婚时,除带有一份丰厚的妆奁外,她娘家优越的社会地位，在工商界、金融界和军政界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带进了宋家。由于两人的结合，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宋氏家族便诞生了。

1888 年，宋嘉树被提升为正式牧师。1890 年 2 月,他在上海英租界山东路开了一家华美书馆，作为自己的兼职。1892 年春天,宋嘉树完全辞去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职务，转而从事工商业。对此，宋嘉树解释说：“ 我之所以离开布道团，是因为它给我的薪金不足以维持生活。靠每月 15 美元的薪水,我养不活自己、妻子和孩子。我

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明了，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是说，我放弃了信奉基督和受难的我主。’① 他的书馆，替美国圣约协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印刷和发行中文版《圣经》及其他宗教读物。这一印刷业虽然赚头不大，但可以从一些西方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那里得到金钱和技术方面的帮助。为了赢利，宋嘉树又大量翻印西方的历史、科技书刊。不过，为宋嘉树带来巨大利润的还是面粉生意。利用美国朋友为他购置的面粉机，宋嘉树开设了一家阜丰面粉厂，自任经理。由于该厂碾制的面粉质优价廉，很快就占领了上海的很大一部分市场。不久，这家面粉厂发展为亚洲最大的面粉厂之一。

除了从事工商业外,宋嘉树还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同情和支持反清革命斗争。1894 年 3 月，宋嘉树在华美书馆接待了北上天津给李鸿章上书路经上海的孙中山。据宋庆龄晚年回忆，宋嘉树、孙中山最初是在美国相识的，宋嘉树在美国听过孙中山的讲演。由于他们是广东同乡，都在美国受过教育，又都具有宏大的抱负，甚至都想学医……这许多共同的理想和人生经历，使他们很快成为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宋嘉树成了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忠实支持者，宋家成了孙中山同其他革命者之间可靠的联络站。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赢得了宋家的孩子们的爱戴。孙中山每次来上海，几乎都住在他们家。孩子们视孙先生为自家人，尊敬他就像尊敬自己的伯父，直到他成为他们的亲属。

宋嘉树与倪桂珍一共生育了六个子女。 1891 年长女霭龄诞生，1893 年二女儿庆龄诞生，1895 年长子子文诞生，1897 年三女儿美龄诞生，接下来又有两个儿子子良、子安相继诞生。宋嘉树在二女儿庆龄诞生后，由于在实业经营方面得法而逐渐富裕起来，于是在虹口郊区农村购买土地，建造了别墅。他之所以要离开喧嚣的闹市把宅第建造在农村，是因为经常回忆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①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89 页。

幽静的乡村中漫游的乐趣，一方面寄托他对第二故乡美国的思念，另一方面也想使孩子们有一个草木葱茏、流水潺潺的环境，以陶冶他们的志趣和情操。同时在倪桂珍看来，这也是摆脱城市中酗酒、赌博之类的罪恶引诱的一个途径。

宋家三姐妹和三兄弟在这个优美的环境中愉快地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在暑假里，孩子们欢聚在一起，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他们在院子里玩耍,在田野里奔跑,采集花草,捕捉虫鸟,毫无拘束地嬉戏。有一次他们玩‘拉黄包车’游戏,霭龄装扮‘车夫”,庆龄装扮“乘客”;“车夫’用力过猛,把‘乘客’甩了出去,以致庆龄在这场游戏中留下一个小伤疤作为终生的纪念。

十分可贵的是,宋嘉树夫妇对子女的教育,完全摈弃了‘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传统，而采用民主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世界知识和新思想的教育。他们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关怀和教育，并从小就开始培养她们与男子同样的社会责任心。他们经常教导女儿们说，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对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这对三姐妹以后的成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　求学海外

宋嘉树回国以后,一直念念不忘他在美国度过的那段时光。那些真诚、善良的美国人曾给了他许多超出他所希望的帮助和友谊，使他深受感动，永志不忘。他对美国人民产生的深厚感情，即使在他回国后受到教会上层人物的歧视和打击时，这种感情也丝毫没有减弱。在他的心目中，美国是他的第二故乡，是除海南岛外又一个梦魂萦绕的地方。宋嘉树回国后，一直保持着美国的生活习惯，后来，他又先后把六个子女送到美国去求学。

为了使三个女儿能受到完全西方化的教育，并且能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的熏染，宋嘉树夫妇先后把三个女儿送进了位于上海汉口路的中西女塾学习。中西女塾的英文名称叫“马克谛耶女子学

校”，是美国教会在上海专门为外国女孩和上流社会的小姐开办的一所学校。

1895 年，年仅五岁的霭龄向父亲提出了上学的要求。父亲对此十分高兴，便把她领到了中西女塾。校长海伦·理查森在办公室里见到娇小的梳着小辫子的霭龄时，觉得好笑，她提醒宋嘉树，学校只收比她大的孩子。理查森校长接着用英语问霭龄，是否真的想来上学。霭龄毫不犹豫地用英语作了肯定的回答：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于是，霭龄破例进了中西女塾。由于学校里没有适合霭龄学习的班级，理查森校长单独教了她两年。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适应学校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霭龄曾告诉一个朋友，当她独自一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等大一点的女孩做完礼拜或功课回来时，她感到特别寂寞。在中西女塾的最初几年，因为椅子太高，霭龄的双腿常因悬得太久而发麻；因为胳膊太短，够不到饭桌中央的饭菜，吃得又慢，有时不免就饿着肚子上课。即便如此，霭龄也没有后悔来上学，她顽强地坚持下去，这样一晃就是十年。

接着，庆龄在七岁时，美龄在五岁时也先后进了中西女塾。庆龄从小爱好读书，经常读书到深夜。她勤于动脑，善于独立思考，对一时不理解或不能苟同的传统观念敢于大胆怀疑，进行求索。每星期三晚上，学校都要组织宗教讨论活动，常由有名望的巴斯德·赖牧师主持，小听众们可以自由提出问题。庆龄常常大胆提出她对宗教的疑惑之处。对此，美龄很不理解，她责问庆龄：“你为什么向巴斯德·赖牧师提出这些问题？难道你不相信他的话吗？”[①]这件事反映出两姐妹从小已见端倪的性格差异，说明宋庆龄从童年时代起就喜爱思考，富有追求真理的勇气。

在学校里，庆龄还特别爱好文艺。她虽然生性文静腼腆，但在文艺演出的时候却很大胆。有一次，庆龄参加该校的期中演出。在

① 〔美〕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4 页。

剧中，庆龄扮演的公主被加冕为皇后，使臣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家长们是这次演出的忠实观众。当演到举行加冕式时，宋嘉树的一位朋友不禁叫出声来："好！宋先生，你成了皇后的父亲，国王的岳父啊！"①宋嘉树听了乐不可支，其他观众都将目光投向他，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如果说，这件事是宋庆龄后来成为"国母"的征兆，那显然是荒诞无稽的。但是，这足以表明，宋庆龄很小的时候就具有高出其他孩子一筹的表演才能。她的非凡的仪表、高雅的谈吐，跟她小时候受过的艺术熏陶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庆龄的爱国民主的思想开始萌芽。每当她从学校回家路过外滩时，看见许多衣衫褴褛的中国工人扛着沉重的箱包，佝偻着身子，在叼着大雪茄的外国监工皮鞭的抽打下，艰难地挪动着脚步，她的幼小的心灵便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她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她开始朦胧地意识到父亲平时的教诲和他与孙先生交往的意义，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像他们那样，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和民众的幸福康乐做些什么。

美龄进入中西女塾以后，不久就成了学校里众人瞩目的人物，她学习很用功，成绩出众，同学们喜爱她，老师表扬她，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夸奖她。也许她受不了表扬，也许她的行动压根儿就是为了获得表扬，不久，她就孤单起来。在那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白天表现非常好，不过一到晚上，宿舍里黑乎乎的，外面刮着风，树影斜映在窗上，摇来晃去，似鬼非鬼，她躺在床上，常常吓得发抖，甚至尖声叫起来，搞得整个宿舍不得安宁。宋嘉树知道这个情况后，不得不把她领回家，重新单独教她念书，直到她与庆龄赴美学习为止。

在中西女塾学习的几年里，由于该校一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家中又有父母的辅导帮助，使宋氏三姐妹受益匪浅，为她们以后都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姐妹的英文口语各有特色：霭龄低沉流畅、庆龄文雅甜润、美龄悦耳动听。

① 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6 页。

1904 年,当霭龄 15 岁时，宋嘉树夫妇决定送她到美国去学习。临行前,倪桂珍一夜都未合眼,虽然霭龄是去留学,各方面也都做了妥善的安排，但霭龄毕竟还是一个年仅 15 岁的小孩子啊！宋嘉树怕大家哭哭啼啼影响霭龄的情绪，事先关照不必合家到江边送行,就在家中道别,只由他一个人到码头上送霭龄上船。

5 月 28 日是动身的日子。霭龄倚着‘高丽’号轮船的栏杆,与站在码头上的父亲话别。为了不让父亲难过,霭龄尽量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与父亲交谈。终于,令人心碎的汽笛声响起来了,轮船徐徐启航。“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宋嘉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他蓦地转过身去,为的是不让女儿看见自己的泪眼。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霭龄一低头,“哇”地哭了起来。

与霭龄同行的是将全程照顾她的传教士一家——蒲惠廉牧师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在她哭的时候,蒲惠廉牧师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装作没看见。他觉得让霭龄哭一下并没有什么不好。蒲惠廉牧师是宋嘉树在万德毕尔特大学的同窗好友,他给一位朋友、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杜邦·格里写了一封信，对霭龄的入学问题作了安排。不仅如此,他们因回国度假,还陪伴霭龄从上海到美国。

当霭龄到达美国时,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借口霭龄的护照不合要求,拒绝她上岸,甚至要把她关进拘留所,幸亏同行的传教士帮忙,霭龄才得以顺利上岸。这件事,给霭龄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留下了一个阴影。

霭龄作为预科班的学生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注了册。当地的《梅肯电讯报》报道了她来留学的消息,称她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第一个中国女学生’[①]。霭龄第一年就住在学院院长杜邦·格里家里,为的是使她尽快适应新大陆的生活习惯。事实证明,这对她来说并不难，她穿上美国服装很惬意，对西餐也不陌生。

①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154 页。

第二年,霭龄到华盛顿去拜访她的姨父温秉忠,当时温秉忠正率领一个委员会赴美考察教育。当他把霭龄引见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霭龄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大胆和直率。她对刚到美国时的那次不愉快的经历耿耿于怀,她对总统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但您为何称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她接着说:"如果这个国家是如此自由,它为何排拒一个中国女孩,我们绝对不会如此对待一个到中国来的旅客。美国应该是一块自由的土地才对。"罗斯福总统愣了一下,这么小的一个中国女孩敢于对他作如此抱怨,总统感到十分惊奇,他对霭龄的遭遇表示了歉意①。

霭龄在校学习成绩很出色,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因此很快就成了学院里受欢迎的学生。但她并没有忘记,她父母之所以将她送到美国求学,绝不是为了让她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而是为了让她学成后更好地报效祖国。曾经有一位教授夸奖她是"优秀的美国公民"时,她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她当着全班同学反驳说,她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中国公民,并为此感到骄傲②。

就在霭龄升入大学四年级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又接受了两名来自中国上海的学生,她们是 16 岁的庆龄和 11 岁的美龄。

1908年,温秉忠代表清政府出洋视察各国使馆,准备顺便带妻弟倪锡纯赴美留学,庆龄、美龄听到这一消息,也要求跟着去。当时,美龄年纪太小,父母劝她晚些时候再走,她却坚持要跟庆龄同行,因为有一次她生病时,父母曾答应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终于,父母作了妥协。

在上海虹口英联码头,一艘名为"满洲"号的远洋巨轮发出启航的汽笛声,码头上送别的人群纷纷挥手致意,含泪告别。

宋嘉树虽说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但是自长女走后,两位小女儿又要远渡重洋,怎不叫他牵挂萦怀。此时此刻,他和夫人倪桂珍

① 《宋美龄写真》,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 页。
② 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1 页。

站在码头上,向远行的庆龄、美龄和护送她们的温秉忠姨夫拂袖挥泪致别。

“爸爸,我已经不小了,不要为我担心!”倚在栏杆上的美龄挥着手向亲人告别。此时,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也许她认为,她若是哭了,父母会格外挂念她的,因为她最小,爸爸妈妈最宠爱她。

“妈妈,你有病,要注意身体……”站在美龄旁边的文静的庆龄,一句话没有说完已是泪如雨下。

如果说分离是痛苦的,那么团圆则是甘甜的。可是那团圆的日子将在哪年哪月呢?

到美国后,庆龄和美龄首先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小镇的一所私立学校中补习功课。两人到校后,给美国同学两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庆龄非常端庄文静,再加上她的年纪比其他同学大,一般不参加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嬉闹。美龄则非常活泼和欢跃,而且相当淘气,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两姐妹读起书来都如饥似渴。庆龄爱看成年人看的书,她选读的书籍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超出一般同龄少女们的水平。而美龄则喜欢读《兔子彼得》一类的童话故事。

到美国的当年,庆龄考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美龄年龄小,还不能上大学,暂时留在佐治亚州的山城德莫雷斯特,在那里一所叫皮德蒙特的学校上八年级,霭龄一位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负责照料美龄的生活。九个月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新院长修订了非本院学生不得住校的规定,美龄才作为“特别生”入学,来到大姐、二姐身边。

梅肯是奥克穆尔吉河畔的一座小城,树木葱茏,色调淡雅。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坐落在梅肯市的一座小山旁,四周一片苍松翠柏,环境十分优美。学校不大,几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建筑风格的楼房掩映在绿树丛中,主楼是一座新建的维多利亚式的楼房,有着尖形的塔楼和带阁楼的房子,显得古朴典雅。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女子大学,是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学生不是富家千金,就是名门闺秀。

一百多年来,这里培养出不少文学、医学和商业方面的人才,而宋氏三姐妹则是这所学校的荣耀和自豪。

在这所学校里,庆龄学习十分勤奋,对哲学特别感兴趣。她的文学及写作水平较高,又热心社会活动,因此,她担任了学院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还曾当过狄斯比戏剧俱乐部的演员。在班上讨论问题时,她虽然态度斯文,声音柔和,但却滔滔雄辩,颇有见解,深受同学们的敬重。有一次,历史课上讨论"历史进程与历史演变"问题。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同学说:"世界文明的中心曾经很长时间是中国,后来则是欧洲,现在转移到了年轻的美国,我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庆龄不同意这种见解,她用流利的英语反驳道:"我不同意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因为这个观点没有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既然对世界的昨天发生过重大影响,就不可能不对世界的今天发生巨大影响。中国的现实是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事变,许多仁人志士在组织革命团体,他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中国革命虽然现在还没有胜利,但总有一天会胜利!"①

在美国的五年中,庆龄最关心的是国内的局势和革命的发展。在这一点上,父亲的心与她是相通的,经常给她写信,寄剪报,告诉她关于国内的情况。当庆龄得知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死去的消息时,暗暗庆祝了好几天。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庆龄收到了父亲寄来的第一批制作的新国旗——五色旗,她马上跳到椅子上把新国旗挂在墙上,并把原来悬挂的清朝龙旗扯下来,扔到地上,踩了又踩,还情不自禁地喊着:"打倒龙旗 高举共和国的旗帜!"满清王朝的覆灭,使庆龄非常兴奋,她曾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热情歌颂辛亥革命。她写道:"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都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滑铁卢战役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革命。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

① 转引自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7 页。

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制度已持续四千多年 在它的统治下,人民毫无‘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言。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推翻满清政府就是铲除了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①

当有同学问宋庆龄为什么如此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无忧无虑地享乐时,她说:‘我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的教导。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了意义。’②

与庆龄不同的是,美龄到美国后很快就美国化,以致于她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了:‘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这是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口头禅。斯诺也说过，宋美龄比宋庆龄要美国化得多③。有一次，一位老师让她描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将领谢尔曼率领北军进攻南方佐治亚州的情景，她彬彬有礼而又神态坚定地回答说:‘这个问题使我难过。你知道,我是一个南方人。’④

美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是一个早熟、有创造力,然而性格却不太好的女孩子:‘她总是疯跑胡闹’;‘她的那张巧嘴常常帮她脱离困境’⑤。美龄很早就显示出了领导才能，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她使两个同她年纪相当的女孩——艾罗斯·安斯渥夫和喀拉瑞贝尔·马歇尔成了她形影不离的朋友和顺从的追随者。但令美龄恼火的是，人们不让她和这两个朋友参加大一点的女孩才可以参加的姐妹会。于是,美龄同这两个女孩一起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自订章程,自行召集会议,自行活动。她们还创办了一份报纸,主编当然是美龄。这份报纸每周出五份,内容都不相同,每份五美分,每期均销售一空。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②转引自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 页。
③《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8 页。
④〔美〕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2 页。
⑤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168 页。

美龄少女时就有很强的权力欲望,喜欢人家服从她。在她建立的小团体中,她要成员规规矩矩,听从指挥。一天,当美龄正在训斥她的工作人员时,一位老师问她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美龄无礼地把辫子一甩,说:"不,我倒是喜欢这样"①。

显然,美龄的这种思想与性格,对她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发展不无关系。

三 人各有志

1909年,霭龄刚满19岁,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留美期间,在纽约的一次晚会上,她结识了一位来自中国山西的留学生。这位留学生已从奥柏林大学毕业,当时正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便是后来成为宋霭龄丈夫的孔祥熙。但宋霭龄当时对他并没有很深的印象,数年后,他们在日本再度相逢,孔祥熙却没有忘记她。

1910年,留学六年的宋霭龄回到了上海。与出国时相比,宋霭龄明显地变得更文雅、更成熟了 她的英文纯熟无瑕,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用中文表达较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时倒比英文显得笨拙 她的装束,也比在上海久居的美侨更为摩登。宋嘉树感到女儿过于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同中国的社会文化很不和谐,便打定主意消除这种差别,培养女儿对祖国的深挚感情。

1910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当时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和父亲忘我工作精神的感染,使宋霭龄想起了还是在美国时父亲曾答应要她回国后给他当助手的许诺,于是她说:"爸爸,介绍我参加同盟会吧!"可是,宋嘉树看着身着洋装,操着满口英语的女儿,不悦地说:"给我脱下这美国小姐的衣服,穿上中国姑娘的衣裳 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英语 要爱中国的家,不要以为还是住在美国。我可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来当秘书、作助手。"宋霭龄倒是听

①〔美〕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话,她马上回房换了一件旗袍,并用上海话调皮地对父亲说:"侬该介绍阿拉加入同盟会了吧!"宋嘉树高兴地笑了:"霭龄,你就当我的助手吧!不过,当一个秘密革命党人可是要冒风险的。"

当时,宋霭龄的公开职业是主日学校的教师,但在家里,却跟随父亲从事革命活动。她帮助父亲处理没完没了的工作,募集资金并把迅速增加的会党名册和资财绘制成表。由于有了宋霭龄的帮助,宋嘉树有如释重负之感,同盟会上海秘密联络部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发。11 月 5 日,上海光复。12 月 25 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风尘仆仆地从海外回到上海。孙中山就住在宋嘉树家中。孙中山想到回国之后,内政外交,势必纷繁复杂,正是急需用人之际,便请老朋友帮助物色一位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宋嘉树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便向孙中山推荐了霭龄。就这样,宋霭龄当上了孙中山的秘书。

1912 年 1 月 1 日,宋霭龄陪同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宋霭龄同父母及两个弟弟无比激动地聆听着孙中山宣读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①

中华民国诞生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孙中山于 1913 年 7 月发动"二次革命",但很快就失败了。同年 8 月,孙中山与宋嘉树全家被迫流亡日本。

在东京,宋霭龄又一次遇到了孔祥熙。孔祥熙早年参加反满活动,1905 年加入同盟会,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时,孔祥熙正以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名义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由于原配夫人刚刚去世,孔祥熙情绪很低落。真

① 《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 页

是‘女大十八变”,阔别八年的宋霭龄,已从昔日含蓄腼腆的女学生出落成一位风姿绰约的迷人女郎。孔祥熙一度冷却的心又重新燃起了爱情之火，他开始频频地向宋霭龄递送爱的信息。随着接触的日益增多,双方感情迅速加深。宋霭龄赞赏孔祥熙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祥熙则认为宋小姐温和文雅,处事明快,是他钦佩的女性。于是两人很快进入热恋,频频约会于花前月下。1914 年春天，宋霭龄和孔祥熙在横滨的一所教堂里按照基督教礼仪举行了婚礼。此后,宋霭龄与孔祥熙夫唱妇随,成了他的贤内助。毫无疑问,这对于孔氏家族日后的飞黄腾达起了巨大的作用。

1913 年夏，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这时她已成长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具有坚定志向的年轻貌美的姑娘了。毕业后,她没有在美国逗留,历史的责任感,对离别多年的父母的怀念,对孙中山的敬慕以及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悬念,使她盼望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9 月 16 日,宋庆龄在东京见到了孙中山，当她与自己崇拜的英雄相见时,心情十分激动,童年时代的种种回忆一齐涌向心头。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宋庆龄经常去拜访孙中山,她非常希望能协助孙中山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久,由于宋霭龄结婚而离开工作岗位，宋庆龄便自告奋勇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从此，宋庆龄开始了她的漫长的革命生涯。

共同的理想、相互的支持、火热的斗争,使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迅速发展。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宋庆龄不怕一切困难与挫折,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处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的苦闷中,宋庆龄的到来,使他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鼓舞与慰藉。同时,宋庆龄把所有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经管革命经费以及其他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担负了起来，使孙中山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孙中山对宋庆龄极为信任,除一般工作外，还把通讯密码交给她保管，并委以某些重要的对外联络工作。宋庆龄在与孙中山的频繁接触中，进一步受到孙中山革命精神与